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七十二回 正道破邪神諸仙施法 一桶盛半海蛟妻復仇

卻說鍾離權奉東華帝君的法旨，降伏蛟精，早在空中等候時機，以便下手。偏這老蛟不知進退，還在那裡訓練妻子們，興雲發雨，驚擾民間。鍾離權再也忍耐不得，便在空中顯出身子，大喝：「妖蛟休得肆毒，俺奉法旨，正要降你。」老蛟和妻子一聽，經春瑛辨認係夢中所見之人。老蛟大怒，騰身而起，化出原形，張開血盆大口，來吞鍾離權。鍾離權見他來得兇猛，也把身子一變，成百丈長□圍闊的法身。哪知老蛟法力廣大，見鍾離權變成如此大體。他也不肯示弱，只把身子一扭，扭成虹一般長，山一般粗的原身。鍾離權笑道：「不怕醜的妖奴，你倒是來和我比大小，給你妻子瞧麼？我這法身可以大至蔽天遮地，盡你怎樣變化，都能蓋得住，但今日之事，不是和你鬥玩笑，好耍子。哪有工夫幹這玩意兒，不得把下界人民嚇壞。你張開了眼瞧吧，看我取你性命！」老蛟也不答言，重復躡身向前，張口欲噬。權仗手中劍，喝聲：「長！長！」那劍便長得二三□丈，迎住老蛟，向它口中刺去。老蛟大駭，忙把身子一縮，縮成原先那麼大小，鍾離權哪肯相捨，追上前，又是一劍，削去蛟頭一塊大皮，血溢如注，地下數□里內，頓成血雨，其腥無比。老蛟負疼大呼，山嶽震動，疾忙化成人身，把它的蛟煉成的鈎鏢槍，來攻鍾離權。槍來劍往，劍去槍迎，戰有數□回合。鍾離權念動真言，召來□萬天兵天將，張起天羅地網，將老蛟圍得鐵桶一般。老蛟身上早著了數□劍，流血愈多，血雨越大。老蛟憤無所泄，猛一縱身，向那東海角上用力一吸，吸來無數海水，張開大口，向眾多天兵天將噴來。一時上中下三界，一齊成了大雨世界。錢塘江下游，水勢滔滔，頓成澤國。

天兵天將被它迫得倒退了數步，竟被老蛟殺出一條血路拼命下奔。湊巧，他的子女四人因老蛟吃虧，奉母命前來接應，各持兵器，奮勇殺人，和老蛟合在一處，希冀逃回下界。

哪知這場水災鬧得不小，那位坐鎮海寧的玄珠子，一向疏於防範，只當老蛟潛形海底，一時不敢出頭，哪知他化形招親這些事情。直到這時山洪暴發，才查得老蛟肆毒。自知負罪不小，慌忙率領部下神將，風馳電掣地趕來迎擊。剛值老蛟父子行至半天，玄珠子大呼：「孽畜，怎敢作祟害人？」四面八方兜住圍攻。老蛟也和四子分頭應敵，未及三合，後面鍾離權率領神兵神將又已趕到，和玄珠子合在一處，先把它四條小蛟，一齊斬死，只剩老蛟一身，又悲又痛，又是慌急，不敢戀戰，化成一隻鴟鳥，向上飛去。玄珠和鍾離權正在尋找老蛟不得，湊巧二郎神奉命巡查三界，見老蛟化鳥而起，便變個大鷹，直撲鴟鳥。老蛟急了，搖身一變，變條鰻魚，鑽入江中。二郎現出真身，告知玄珠與鍾離權。他因身有公事，急急去了。二仙按住神兵，也向江中追來。

那鰻魚正在江邊接嘴，鍾離權劍尖一指，江水頓時成冰。老蛟看看冰勢將合，急忙又變成一條黃狗，躲入人家廁中吞糞。二仙惡其穢臭，暫不近前。鍾離權笑對玄珠子說：「道兄，瞧這妖奴如此狼狽。我們的法寶都是秉天地靈秀之氣而成，犯不著嘗賞受用。道兄請去退了洪水，救護生靈。看小弟找個人幫忙，收拾這廝。」玄珠依言，仗劍捏訣，退回老蛟吸來的水。同時鍾離權卻請到雷公雷母，說明原因，請他們用電火殛死老蛟。雷電二神口稱遵命，疾忙作起法來。鍾離權也把天羅地網收緊，使老蛟無處逃避。當下青天白日頭裡，突然一個大霹靂過處，當地人民只見一條大蛟，被炸成□七八段，殘骸遺肉，堆滿了□七八畝田地。這樣一來，才把歷次肆毒、久稽天討的西海惡蛟鏟除完結。

事後鍾離權退了神兵，回去交還法旨，說起玄珠子協助之功，二郎神報告之德。東華帝君笑道：「二郎乘便幫忙，也是份所應為。若說玄珠子，平時坐鎮一方，所司何事？他那唯一的大患就是老蛟，竟容它潛身內地至數□年之久，一點沒有覺察，臨了還被它放水成災，害了多少人民生命財產。雖然有協助之功，難補疏虞之罪。上帝已有法旨：他本是白鶴修成，罰他去湘江岸上，仍做一隻白鶴兒，把守湘江隘口。五百年後，還得我同你去度他。現時卻有得苦吃哩。」說畢，微微歎息了一聲，又道：「若論此番之事，玄珠子果然疏忽。若非平和妻子鑽通山路，截斷龍脈，老蛟也無由入內。這事查究起來，也還有一場大鬧咧。這是後話，暫且不說。但數□年後，你得再去杭州，還有一件未了之事，須去辦完了結，你的責任方可交卸。」鍾離權問是甚麼事？帝君道：「老蛟、小蛟雖已死完，可知還有他的老婆，立志要替丈夫兒女報仇。此女原沒有什麼罪惡，但是他報仇之法，卻錯誤得厲害。他以為我們前去除蛟，是因他來吾廟求籤而起。假如杭州人民不信我神，他也不能前去廟中燒香。既不燒香，丈夫之事就不能洩漏出來，也就沒那場慘劫。因此照他丈夫教訓他的法子，正在日夜修煉。修煉成功，他要吸取半海水，淹盡浙江地面，使我神廟像，玄珠法身，全浙人民、禽畜，同歸於盡，方消他這口冤氣。」

鍾離權聽了，咋舌道：「不料這女人如此厲害、狠毒。」帝君只歎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其心可殺，志也可憐！爾等下凡濟眾，遇此等人，可留者務須將他保全。如萬不可留，方許開殺戒，也是你等自己惜福之道。」鍾離權拜跪受命，問：「老蛟之妻，既有替夫報仇之心，與其將來養癰已成，難以消滅，或竟不能保全他的生命，何如趁早曉諭他一番，使他能夠覺悟伊夫死當其罪。勸他不用枉勞心力，自取滅亡。他要真能覺悟，回頭洗心歸道，將來還有無窮的後福，不強如等他犯罪已定，舉兵討滅麼？」

東華帝君聽了，搖頭微笑說：「大凡人生受的刺激太大，一時斷難使他平息心氣。爾等既戮其夫，又將他的子女殺完，一則，他對於你們已成極大深仇；二則，他在老蛟未死之前，已有同生死雪仇恨的約言。這等婦女，情最深，心最切。現在不但丈夫被戮，連他的子女都同歸於盡。他這一點報仇之心，固不能因你一言而消滅。而且他以一女子身，孤身獨立此世界上，有生之日，如死之年，覺得報仇也死，不報仇也未必能生。報仇而死，死後還得見他的亡夫於地下；若是背棄約言，偷生人世，生固毫無樂趣，死後又見不得丈夫和兒女之面，所以他這報仇之志，倒是□分堅定的，一點也不能動搖的了。至於你所說的養癰貽患，這也未必盡然。以我推算，他雖有報仇之心，卻是害不了一人一命，結果還是他本身吃虧。我們雖然想存心保全他，其奈定數如此，無可如何。他那將來命運，須看他吃苦之後，是否轉心變志，能否歸正棄邪，那時方可設法周全。」鍾離權領旨而退。翌日，奉旨仍回華山。

韶光迅速，轉眼又過了□餘年，鍾離權道力越純，功行愈深，已能神遊物外，預知未來之事。這日，正在石室內靜煉元功，忽然心血一潮，便知祖師法旨到來，慌忙整肅衣冠，恭出洞外，只見半天之中，有赤鳥一雙，飛墮山上，化為二童。鍾離權認得是祖師身邊青、白二童，忙著上前喚道：「師弟們送祖師法旨來了。」二童笑著和他相見。青童便說：「祖師命師兄可即去杭州一行。」白童接說道：「什麼事情，到了杭州自然知道。」鍾離權心中明白，又是□年前老蛟未了一案。因口稱遵旨，並邀二童入內，饋以本山所產佳果，二童歡躍稱謝而去。鍾離權更不怠慢，現成的裝束，掛上佩劍，駕雲而起，直至錢塘江頭落下。因思如此裝扮不便打探消息，如遇老蛟之妻，曾經二次相逢，或者還能記得，反使他事先預防，反為不美。

於是化作年老女子，用縮地法，走到杭州城內，先在各處遊玩了一會。此時杭州已有一種謠傳說：從前被雷擊碎的老蛟，還有一個老婆在世，預備替他丈夫報仇，正在日夜用功，煉制一個水桶。此桶可以裝盡東海之水，待他修煉成功，便要出來為害民間。謠言紛紛流傳，婦孺皆知。鍾離權聽在耳中，隨便拉住一人，問他這個謠言從何而來？那人答說：「老太太也是本地人呀，這等大事，怎麼還不曉得？如今杭州城內城外，人人知老蛟之妻替夫報仇。有錢人家都紛紛往外省搬遷，只剩窮苦人家，家中既沒有甚丟不了的東西，也且要走也走不脫身，只好在此聽天由命罷了。」鍾離權又問道：「這老蛟之妻，自然也是一條雌蛟。他丈夫有那麼大的本領，還弄得身化肉泥，性命不保。難道這雌蛟的道行，還比丈夫更高些兒？」那人倒笑起來道：「從前老蛟造反，有天兵天將下凡剿滅。今番有無神人前來保護我們，凡人怎能曉得？就說從前之事，說是雷公天仙一起趕來，將老蛟擊成肉醬。可是一陣血雨，一場洪水，也夠我們受的了。」鍾離權聽了，沉吟了一會兒。

那人卻嘮嘮叨叨，把古往今來之事說了一回。鍾離權只得應著，因問：「雌蛟作祟，他又不曾出過告示，發過號令，你們是怎麼知道的？」那人回說：「這話也有個來歷。原因雌蛟本身並不是蛟，乃是本城一個殷戶何氏之女，叫春瑛小姐的。從前因受老蛟

迷惑，結成夫婦。後來老蛟死了，天兵又將他子女四人一起擊斃。好好一個有福氣的女子，便被害得家破人亡。他又在丈夫面前賭過咒，立過誓，答應替他報仇，所以又有今日之事。聽說，他還有個舅母，再三勸他不要作此傷天害理之事。他卻始終沒有答應。他舅母倒是個好人。今年已是六□多歲的人了，親自跑了出來，逐家逐戶，勸他們早作防備，免受洪水之災。從此一傳兩、兩傳三的講說開來。如今倒是沒有一家不知道了。但也有許多硬漢，偏說事近荒唐，決無此理，倒勸人不必相信。又有一位曾經做過大官的劉大人，硬說這位老婦造謠惑眾，罪該萬死。便去通知官府，派人來捉。幸得左右鄰舍大家動了公憤，說他是個好人，不該將功作罪，冤枉人家。大家出來一鬧，宮中也就沒敢奈何他了。」

鍾離權聽了，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不知那位替夫報仇的女子，現在可還在城內麼？」那人搖頭道：「他現在是得道之人，來無蹤，去無跡，能變化無窮，隱形不見，誰又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咧。不過，據他舅母說來，似乎他也常常回家。每年又至他丈夫墳頭祭奠一次，可見這人來是常來，找卻找他不到就是了。」鍾離權笑道：「既如此，煩你轉告人民，說雌蛟報仇是真。但天上已派有神人前來收伏，而且這次防備周密，決沒有血雨洪水之災。請他們想搬遠的人，不要輕舉妄動。就是不搬之人，也可照常安居樂業，切勿自相恐慌，廢時失業。」那人不等他說完，早已板起面孔，接連吐了他幾口唾沫，罵道：「哪裡來的混帳老婆子，我倒好意告訴你，你卻說這許多混話，和我開玩笑。須知洪水一至，我們壯丁或者還有生路，似你這等寵鍾老嫗，只好爬在地下，預備作那海魚的食物，看你還有工夫開玩笑不？」說罷，回身就走；再也不理。鍾離權受他這陣奚落，不覺哈哈大笑，笑得那人不知不覺向後回顧了一眼，只見一陣金光耀入眼目，鍾離權已從金光輝耀之中，升入雲中。這時立在一邊觀看熱鬧的人，也不在少。那人卻嚇得疾忙跪地叩頭，高叫：「大仙恕小人肉眼無珠，語言唐突。如今就遵大仙吩咐，容小人逐家報告去。」那些閒著的人，也都見鍾離權昇天情形，也跟著那人一陣混拜。拜完之後，方才動問那人是怎麼一回事兒？那人方才手舞足蹈的把上項情事，演說一遍，又央著眾人作證，分頭向左近各家，先去通知。一霎時間，杭州城內又哄傳仙人下降收伏雌妖，杭城人民可免遭災之說。

這話不久傳入春瑛舅母尤氏耳中。這位老太太倒真是一個熱心人物，慌忙又去通知甥女，涕泣勸告，叫他不要輕易取事。一則免傷無罪生靈，二則免蹈誠夫覆轍。哪知春瑛卻並不是這麼想法。他說：「甥女此番取事，早有決心。成敗利鈍，都非所問。橫豎子然此身，生死一樣。管他天神天將，前來殛我，大不了一死。死是我的素志。說句老實話，這樣做人，與死何異？就算報仇成功，冤氣已出，那個什麼帝君，什麼仙人，都給我完全淹斃，更把同城人民溺死大半，我丈夫的怨氣，或可稍泄，而我之為我，還不和從前一般無二。而且甥女之志，但求心之所安，報仇有成，也擬一死歸真，不再浪跡凡塵。如其報仇不得，死於神將之手，橫豎也可以對得住他們父子了。望舅母自保福體，勿再以甥女為念。今蒙舅母見諭，既外間有此一說，可見事在危急，甥女是迫不及待，馬上就要動手了。」尤氏見勸說無效，涕泣而去。

這春瑛便化成一個老嫗模樣，把他費盡心血煉成的水桶，按照他丈夫傳他的秘訣，吸來東海的大水，用根絲縲子，縛住桶口，背在肩上彳亍而來，預備到杭城最高的城隍山上，以高屋建瓴之勢，倒瀉而下。可使附近數百里內頓成澤國。他自己也預備了一柄利刃，等到大水一作，便刎頸投入水中，擬與一切神仙人物，同歸於盡，藉明自己的志趣，兼應了丈夫臨別的約言。行了一程，已到城隍山下，提著水桶，一步步走將上去，剛到山腰，覺得有些疲乏，便把桶子放下，暫時歇一歇力，再走上去。坐了一會兒，仰觀天空，碧清如畫；耳聽風鬆，蕭然意戚，心有所感，不禁回想起一生經過來。打從父親亡過，老母撫育教養，代為擇配。□數年中，心力交瘁。好不容易得到王誠夫這樣一個快婿，總當半子可托，母女終身均可無慮。孰知全家慘禍，也起於這個時候。母親既被誠夫現形嚇死，自己又因誠夫之故，弄得孤單一身，立錐無地。如今還要替他擔負起這報仇的責任。報仇是否成功，雖不可知，而悠悠此生，對於此世的關係，便算最後的一刻了。想本人如此薄命，生前如此，死後的情形，不知又將如何？思想至此，心如刀割。四顧無人，不覺仰天大哭起來。忽聽後面有人問道：「你這位太太，因甚事情，獨自一人跑到這半山之中，如此傷心？」春瑛吃了一驚，回頭一看，卻是一個不相識的女孩子。未知此孩何來？請看下回分解。